

[只有把握未来才能把握世界]

中国学者首部**预测世界未来**大趋势的力作

后时代

—— THE ERA AFTER ——

王 毅◎著

西方单独掌控、那个非对称、不合理的“前时代”行将终结

人类社会将**迈入**东方、西方和伊斯兰文明共同治理、更公允、更均衡的“后时代”

这个世界不该为**西方独享**，而应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所**共有**
中国作为“后时代”的弄潮儿和引领者，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时事出版社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基金资助 ·

后时代

—— THE ERA AFTER ——

王 毅◎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时代/王毅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80232-532-6

I. ①后… II. ①王… III. ①地缘政治学—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915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 字数: 348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引言：为什么提出 “后时代”这个概念

“后时代”这个概念是我在法国工作的6年间萌发的，这期间差不多正处于学者们常说的西方“衰落的十年”和新兴国家“崛起的十年”之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研讨会、报告会中，在与法国的政治家、学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交谈、共叙友谊之中，在与同事们的交流、协作之中，隐约感觉到世界正在或是即将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种与以往任何时期大不一样，可以称之为“后时代”的分水岭式的变化。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有一个词叫“分水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水由这里分流并流向特定方向。如果分水岭是座山，那么水将以这里为界流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现象。跨过分水岭，意味着人类社会跨越一个大断层，进入无法倒退的新时代。当然，除了经历拿破仑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战争，否则同时代的人们几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经迈入了新时代。

2010年8月回国后，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集中精力投入到阅读书籍、资料材料的搜集整理之中。对“后时代”的研究思路逐渐清晰，脉络也更加清楚。尽管自己的理论和写作水平有限，却仍然努力地苦苦探索，力争把握住“后时代”的思路和方向，对这个正在不断变化着、不断出现新事物的世界，殚精竭虑地做出分析和论证，在研究中得出以下一些粗浅的体会：

首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的确与以往大不一样，人类社会正在迈向肯尼迪所说的“跨越一个大断层，进入无法倒退的新时代”。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分水岭”。1991年当我第一次出国去多哥赴任时，所乘航班的航线因地面正在爆发海湾战争而改变航向。这是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战事，那时就有了“后冷战”的概念。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又有人说这是“后后冷战时代”的开始。那么你会自问不会有“后后后冷战时代”了吧？我在法国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更多更快更密集，各种关于“后××时代”的议论不绝于耳。我想在这棵长着各种“后什么”的分杈中找到一个总树干，在这些关于各种战略、经济、地缘变化的“后冷战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后美国时代”的后面，找到一个可以全面概括的总纲，于是产生了“后时代”的想法。

其次，有了“后时代”作为参照物的比较，就会发现西方单独控制世界500多年的“前时代”是那么不公正、不合理、失衡甚至是丑陋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9·11”事件后的“恐怖平衡”以及“和平建设观”对“战争建设观”的牵制、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后经济重心的位移以及经济金融格局“双轨制”的出现，迎来了一个以共同、公平、均衡为特征的“后时代”，世界也因它而变得全面和完整。

再次，本书分为“时空篇”和“地缘篇”，共8章。在“时空篇”里描绘了“前时代”的渐逝和“后时代”的降临；在“地缘篇”里则从地缘角度分析了当前的东崛、中乱、西衰现象，它更仿佛成为一条横卧亚欧大陆上的地缘跷跷板。在“前时代”这条跷跷板一头沉、一边倒，如今在“后时代”它变得两头摇摆均衡、平起平坐了（尽管还不完全）。而地缘跷跷板上有了真正的“玩家”，有了中部、东部的参与，它才具备“可玩性”和观赏性。

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后时代’的中国”，阐述了中国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尽管我们现在稳坐在

跷跷板的一端，怀揣着对“后时代”的憧憬和展望，但“后时代”尚不能一蹴而就，亦绝非遥不可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变革的重要推手，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除旧迎新，加速着“后时代”的到来。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这部名为《后时代》的研究著作终于完成，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时间短促，书中疏漏在所难免。也深知这个概念的提出会引起各种争议，恳请各位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代为序。

王毅

2012年5月自序于北京柏林爱乐

目 录

引言：为什么提出“后时代”这个概念	(1)
-------------------------	-----

时空篇

第一章 走向“后时代”	(3)
第一节 诸多“后××时代”的宣示	(4)
第二节 大势已去的“前时代”	(15)
第三节 走向均衡的“后时代”	(36)
第二章 日益平衡的战略安全格局	(72)
第一节 “9·11”事件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	(72)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两种不同治理理念的较量	(82)
第三节 多极与多边下的新安全架构	(97)
第三章 趋向双轨道的经济格局	(127)
第一节 西方主要经济体遭遇严寒	(127)
第二节 单轨道出现颠覆	(140)
第三节 平衡发展的双轨道	(155)
第四章 “后时代”的困惑	(174)
第一节 两极体系卷土来	(175)

第二节 传统体制不愿改	(183)
第三节 冷战思维续作怪	(198)
第四节 危机成串接踵来	(211)

地缘篇

第五章 东崛	(225)
第一节 东亚起飞与东亚模式	(225)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234)
第六章 中乱	(265)
第一节 第一个动荡的十年	(266)
第二节 又一个动乱的十年	(275)
第三节 东部国家的积极作为	(295)
第七章 西衰	(305)
第一节 美国、西方面临的困境	(306)
第二节 深受多重危机煎熬的欧盟	(332)
第三节 日本的多重灾难	(350)
第八章 “后时代”的中国	(359)
第一节 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	(360)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之策	(387)
后记	(421)

时空篇

当我们截取 1991 年、2001 年和 2011 年三个时间坐标进行空间对比，就会发现世界板块的构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重心出现了明显的位移，人们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与心态也发生了新变化。世界不再具有西方单边控制、少数垄断和多数受气、实力说话、优越救世的“前时代”特性，而是展现出以多为主、共同经营、富裕普世、民主治理的“后时代”特征。它不仅表现在战略安全领域，也表现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而且显现得更为清晰。“后时代”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变得更加趋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国际体系的核心和边缘结构发生了变化，处于核心区域的欧美大国和日本等再也不能单独主导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原先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新兴大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与原有的大国一起共同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不再是单边、单轨制决定的半个世界，而是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较量的双边、双轨制共同构建起的一个均衡完整的世界。

第一章 走向“后时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正发生着与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在种种变化的波流之中，人们依稀看到浩荡洋流滚滚前行，感受到大规模积聚的能量正孕育着质变和震荡。

面对变化，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后××时代”的字样，人们将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的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的战略态势定义为“后冷战格局”、“后冷战时代”，将美国、西方综合实力步入衰退，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概括为“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上主要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形容为“后危机时代”，将发生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变革及其伊斯兰势力出现的战略复兴归纳为“后中东时代”、“后伊斯兰时代”、“后卡扎菲时代”，将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及其以后发生的发达国家、新兴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与合作称之为“后哥本哈根时代”，等等，在这些林林总总被学者、政治家冠以“后××时代”的背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与以往任何时期都截然不同的巨大变化。俄罗斯当选总统普京将其称之为“全球大转型时代”，指出世界现在所遇到的是严峻的系统性危机，是全球转型的结构性进程。这是向新的文化、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时代过渡的明显表现。^① 在一路经历了战略上的“后冷战”、“后西方”；经济上的“后危机”；实力变化上的“后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后伊斯

^① 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正在养精蓄锐，以应对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俄罗斯《消息报》，2012 年 1 月 16 日。

兰”；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后哥本哈根”之后，“后时代”逐渐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既不合理又不公正、既充满血腥又缺乏真正民主的“前时代”，正被滚滚向前的浩荡洋流吞噬粉碎。

第一节 诸多“后××时代”的宣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格局结束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发生着大动荡、大变化、大调整，各种“后××时代”层出不穷，在这些 N 多个“后××”时代的后面，究竟意味、宣示着什么呢？

一、“后冷战时代”预示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最为深刻、激烈的分化、重组，由分散的多极趋向整合、集结。一方面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虽呈衰退之势，但它们依然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和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以美国为主导，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国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多极世界长期存在。但另一方面，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秩序被西方“单边”垄断、操纵的局面被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所打破，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不再是单边、单轨制决定的半个世界，而是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对抗的双边、双轨制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民主、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既相互协调磋商，又相互矛盾对立；既合作又斗争。传统发达国家也好，新兴大国也好，任何

一国再也无力单独应对或承担责任，各种力量重新合并、重新组合、抱团取暖，世界的多极化也在向着“多极化+两集（团）化”方向快速转化。

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美国借重欧、日主宰国际体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国际力量对比向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倾斜。然而，在短短的十多年间，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出现衰落的趋势。美国的战略失误、西方社会整体能力下降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共同构成国际结构发生变动的动力机制。从时空上看，当我们截取 1991 年、2001 年和 2011 年三个时间坐标进行空间对比时，就会发现世界板块构造发生了起伏，政治经济重心出现了明显位移，人们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与心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地缘角度看，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东方如同分坐在一条巨大的地缘跷跷板的两端，过去欧美稳稳地压住跷跷板之西端，如今重量坚定而有力地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在这 20 年里，全球化向全世界迅速传播与扩张，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大大地拓展了人类共同发展的能力与空间。技术和知识的全球分享越来越迅速、便捷，后发效应促使发展中国家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清洁能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正成为趋势。科技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加强体制创新和政策引导，以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此外，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各国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谁在新兴战略产业方面率先实现重大突破，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新格局中占据主动。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份额逐年增长，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成为决定和影响未来国际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这 20 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与各国的良性互动不断加深，20 年间它们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新世纪头 10 年结束之际，发展中国家已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约一半的份额。同时，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主义正在复兴。被西方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要求把伊斯兰教变成一种指导国家内外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在这个世界上有 1/5 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最后，全球性挑战、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与日俱增，恐怖主义、金融风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暖、能源供应与能源安全、非典、禽流感等，大大强化了人类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后美国时代”扼杀“美国梦”

众所周知，美国的强大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即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大的外交干预实力和强大的科技实力。在美国强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式价值理想、大众文化，曾经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追求与梦想。冷战结束奠定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样也开始了其权力的衰落过程。2008 年美国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的书籍《后美国世界》一出版即引起轰动，此书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背景下对权力转移进行的诠释和剖析。作者认为，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现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权力转移。这种转移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军事、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世界力量的分配正在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同支撑的“后美国时代”。但扎卡利亚反复强调，后美国时代不是一个美国衰落的世界，而是一个“他者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和其他各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

系，从而在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后美国时代”的权力转移表现在国际权力由集中走向了分散。在这次权力转移中，世界力量在产业、金融、社会、文化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化组合。在此环境中，美国权力的传统行使方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军事上，其有效性与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世界正在日益偏离美国的统治。扎卡利亚认为，在“后美国时代”的图景中，“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新秩序的兴起并没有宣告美国的衰落”，“事实上，美国所拥有的实力使其可以在任何领域、以任何方式操纵和塑造世界”。^①从1991—2011年的20年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式的变化：从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独大”到综合实力衰退、全面战略收缩。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引出随后10年里规模最大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自恃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但10年过去了，它发现自己打得起但赢不了，军费成倍增加，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特别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综合实力呈下降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出现前所未有的衰退。软硬实力双双受损，美国陷入空前的战略困境。现任总统奥巴马不得已对其全球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转而采取以退为进“巧实力”政策。正如美国知名战略家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说：“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②

美国的四大支柱正逐一动摇。在经济金融方面，美国由以前的强美元、高储备、大投资演变成今天的弱美元、零储备和低投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二战后曾占国际体系经济总量的50%，如今下降到2010年的22%。近10年来美元不断处于贬值之中，日元、

① Fareed Zakaria, *The Post American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8, p. 44.

② [美国]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欧元、人民币先后崛起，如今美元的稳定与否实际掌控在人民币汇率走向之中。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美国极端自由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迄今毒瘤未除。在军事方面，美军在越战后依托高科技、零伤亡、快速反应的超现代战争不适用于伊拉克、阿富汗的恐怖袭击和游击战，两场战争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代价，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击破，美国拱手让出利比亚战争的指挥权，是美国出让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在外交方面，冷战时期出于共同应对共产主义的需要，美国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尚能团结一致，但在苏联解体后，各种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层出不穷，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严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严重牵制。这场危机的作用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发达和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① 唯有在科技实力方面，美国尚无可匹敌，唯可称雄，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尖端人才，但美国的科技实力及创造力也面临着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优势正逐渐丧失。“美国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赫然出现一个大国对手，而是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这三重打击。”^②

奥巴马上台以来确实展现出与以往的美国领导人不同的世界观。从越南战争起，美国就不断地重复着“疯狂—战争—清醒”的轮回，越战后才有了尼克松的现实外交。今天的奥巴马有可能像当年的尼克松一样，在经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终于醍醐灌顶。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世界已处于“后美国时代”，美国已无力单独掌控世界，而只拥有相对霸权。甚至“美国可能实际上正转变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区域性力量”^③。

①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② 蒂芬·沃尔特：“美国时代的结束”，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2011年11—12月。

③ 阿里斯戴尔·伯奈特：“美国将重心放到亚洲是否是其全球大国地位削弱的第一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12年3月21日。

奥巴马采取的“巧实力”外交难以发挥起死回生的作用。美国人历来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仅有 50% 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 40% 的人则不以为然。这种幻灭感在 18—29 岁的年轻人、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 3 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民主党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①

三、“后西方时代”预示着西方面临战略断层

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无论从综合实力、战略地位、国际影响，还是曾经引以自豪的社会模式、幸福感、舒适度方面，均被西方专家、学者描述成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断层”^②、“旧秩序的危机”，以及“经济艰难时期的背后是对新秩序的担忧”^③。美国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认为：“在 20 世纪中，后欧洲的世界所涉及的不是美国国力的崛起，而是其他所有国家的衰落。在 21 世纪中，在后西方的世界——如果这种情况得到证实的话——不一定涉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的衰落，而是涉及所有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④

“旧秩序”体内正发生着结构性的重大变化。首先，除了前面论述到的美国的战略困境外，欧盟在 21 世纪头 10 年，从 2005 年的欧宪危机起便遭遇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危机的冲击，尤其是从 2009 年开始的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的频率和节奏愈发

① 劳伦斯·萨默斯：“目前的不景气要求理智干预而不是摧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 年 1 月 12 日。

② Francois Heisbourg, “Vainqueurs et vaincus, Lendemain de crise”, Stock, Paris, 2010.

③ 罗伯特·萨缪尔森：“经济艰难时期的背后是对新秩序的担忧”，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 年 7 月 23 日。

④ 西蒙·瑟法蒂：“迈进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 年春季号。